



赵福莲◎著

长篇小说丛书
何镇邦 / 关小群 / 主编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一把海島女人的悲苦辛酸泪
一段刻骨铭心的生死不了情

HEIMACHANGPIANXIAOSHOUCONGSHU

生命里 最后一盏灯



赵福莲◎著



长篇小说丛书

何镇邦／关小群／主编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MACHANGPIANXIAOSHOUCONGSHU

一把海島女人的悲苦辛酸泪
一段刻骨铭心的生死不了情



生命里 最后一盏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里最后一盏灯 / 赵福莲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7.9

(黑马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80742-264-8

I. 生…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7987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330008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生命里最后一盏灯(黑马长篇小说丛书)
作 者 赵福莲
主 编 何镇邦 关小群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07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8.80 元

ISBN 978-7-80742-264-8

赣版文艺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长篇小说创作怎样面对新的世纪

何镇邦

新世纪的曙光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在这新的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里,人们都在筹划着用什么姿态或者准备什么礼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我们的这一套《黑马长篇小说丛书》,也是一份献给新世纪的礼物。因为它从现在起将陆续出版,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之初,可以说也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学工程。

我并不奢望能从这套丛书中不经意间跑出几匹黑马来,在文坛上闹个红红火火;我只希冀收入本丛书的作品将有一番新的艺术风采,并有比较稳定比较整齐的艺术质量。

本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有过那么一阵子“长篇热”。在这阵子“长篇热”中,各级领导倡导和干预,出版机构积极运作,老中青三代作家一齐上阵,各种新闻媒体起劲炒作,的确热得可以,成为九十年代文坛一大景观。当然,这阵“长篇热”

的确推动了长篇小说创作,诸如长篇小说数量激增,影响扩大,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作品,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的创作趋势,等等;不过,真正称得上是精品或力作的作品并不多见,而“长篇热”热过了头又带来某些领导不重视创作的艺术规律,作家文体意识淡薄、评论评奖庸俗化,书商炒作商品化等种种问题。在“长篇热”已经热过了头,需要降温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筹划和推出这么一套长篇小说丛书,这是需要首先说清楚的。当然,借这个机会也想说说我对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些想法,换言之,即谈谈长篇小说创作怎样面对新的世纪这么一个正摆在长篇小说作家和长篇小说研究者、评论者面前的问题。

长篇小说同别的文学体裁一样,它的艺术质量高低并不取决于写什么,而是取决于怎么写。写什么,亦即题材问题,对于创作的艺术质量当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把题材即写什么的重要性强调得过了头,尤其是强调到首要的或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步,那就是违背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的了。在过去特定的岁月里,我们吃过这种“题材决定论”的不少亏,后来又对其进行过清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文坛上,由于种种原因,“题材决定论”有死灰复燃之势,这个幽灵又在文坛上游荡。这就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我们绝不能再吃“题材决定论”的亏,对于它,无论是原装的,还是改头换面乔装打扮过的,抑或以时髦的口号为掩饰的,统统加以拒绝。在这儿,我不想花费更多的篇幅来剖析几十年前曾经猖獗一时而今又卷土重来的“题材决定论”,我只想提醒广大读者回顾一下中外文学史,在几千年的文学史长河中,有哪一部优秀作品,或者传世之作是由于写了重大题材?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是王实甫的《西厢记》,还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基于对于题材问题的这种理解,在这套丛书里,我

们不想给作家们在题材上划出“特区”，也不想划出“禁区”。我们鼓励作家们去写他们最熟悉和具有独到的深刻理解的生活，并用独特的艺术手段来反映或表现这种生活。于是，读者诸君已经或将要在这套丛书中看到的作品，在题材上的确是多样的，既有写当下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也有相隔一段时间的逝去的生活；有比较重大的题材，诸如决定民族命运的战争和当今人们关注的改革事业，也有写身边琐事并从中加以深入开掘的；有作家亲历的生活，也有间接的生活，诸如石钟山通过历史文献资料重写的关于抗日战争后期滇缅战场野人区的那段生活，等等。总之，我们将在这套丛书读到的作品，题材是多样的，也是独特的。我们想用这些作品来表示我们对题材问题的一种见解，并对“题材决定论”作出严肃的拒绝。

决定作品艺术质量的因素很多，诸如作家的生活积累、艺术视野、文化素养、思想水平以及叙述技巧、语言表达能力等等，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往往被忽视。大量的创作实践表明，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往往对他的创作起重要的甚至主导的作用。一个作家在观察生活、梳理或提炼他从生活中提取的创作素材，尤其是在他进行作品的艺术构思时，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习惯或思维活动的方式，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思维。作家的艺术思维对于他的作品的艺术质量起着重要或主导的作用。在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作家们的艺术思维大多是单一的、封闭的；他们往往用一种两极化、纯净化的思维方式来对待纷纭复杂、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把生活纯净化、两极化。这种思维的定势大大影响了作品的艺术质量。为了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必须突破这种纯净化、两极化的思维定势，使作家的艺术思维开放和多面化，以便能更好地表现变革中的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读者诸君从本丛书中读到的长篇小说，

其作者大都是以新的开放的艺术思维方式来对待生活和构思作品的,因此也都将有新的艺术风采。

除了上述所论及的题材多样化和艺术思维开放性外,在这套长篇小说丛书中,我们还提倡作家们有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有较开阔的艺术视野。在文化上,或者说在艺术上,我们主张中外文化的杂交,中外艺术的嫁接。片面地强调民族化,片面地要求继承民族传统,和过于醉心地模仿外来的艺术形式,甚至拜倒在外来艺术的偶像之前,都是不可取的。在这方面,还是要记取鲁迅先生的教诲,一是对外来文化遗产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即占有、选择、消化;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进行改造,正如他所说的,“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见鲁迅的《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这种对传统文化有所删除又有所增益的革命性的态度,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正确的态度。杂交可以产生优良品种,在动物和植物界是这样,在文化界也是这样。我们提倡中外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杂交”,希望这种杂交能产生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艺术品。

小说是一种叙述的艺术,长篇小说尤其如此。一位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不会或不讲究叙述的艺术,不讲究讲故事的技巧,是不可思议的。长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固然有思想的魅力,人物、形象的魅力和情节的魅力,但在某种意义上,更可以说这是叙述的魅力。二十世纪六十年末诞生于法国的作为现代文体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叙述学,几十年来已经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叙述学的诞生和发展为研究长篇小说的叙述艺术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八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学者陆续翻译介绍了法国关于叙述学研究的重要论著,对我们的现代文体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叙述的角度到叙述的人

称,从叙述的语调到叙述的节奏,从叙述时间到叙述声音,中外学者关于叙述学研究的新的理论成果完全值得作家们借鉴,并运用到长篇小说创作的实践中去。我一再呼吁作家们要强化文体意识,在这儿,同样也要重申这一主张。希望收入这套长篇小说丛书的作品,在文体上,尤其是在叙述艺术、结构艺术和语言艺术上都有新的追求和新的创造。

法国作家乔治·杜亚美说过:“现代长篇小说就其本质而言,是精神长篇小说。”(见《法国作家论文学》一书第112页,三联书店版)这话是有道理的。如果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推进,长篇小说创作是由情节性的长篇向精神性的长篇转化,亦即由故事化向心灵化转化的话,那么,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推进,长篇小说又将有什么新的转化呢?这是人们拭目以待和共同关注的。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这种转化已略露端倪,虽然难以一言以蔽之,但也可以大约可以说出其转化的趋势。我以为,这种转化中,由于作家们文体意识的逐渐强化,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造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由此我们是否可以预测,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将是一个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作的时代。希望这套长篇小说丛书能更清晰地显示出这种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造的世纪性的变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加盟这套丛书的作家们强化文体意识,重视文体创造。倘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所有参与这套丛书的作家们和编辑们的劳动也就很有意义了。

1996年盛夏时节,蒙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热情邀请,我和一批很有创作实力的中青年作家一起在避暑胜地庐山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同登三叠泉,观庐山瀑布,散步花径,探访植物园,一同纵论文坛流史,切磋创作技艺。下山之后,在南昌小住,江西省委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热情

会见我们,并嘱我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主编一套长篇小说丛书。从那时起,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邓光东(现为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关小群、洪安南等领导和有关编辑的支持下,这套丛书开始运作,从筹划、组稿到编辑审稿,历时两年,第一批作品将陆续同广大读者见面。按照惯例应由我这忝列主编者写几句话作为丛书总序,一再推托拖延终赖不了账,只好写了上面这些话,权当丛书的总序,置于每部作品的卷首,和作品一并献给广大读者,恳请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1998年7月7日初稿

8月15日改定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序《生命里最后一盏灯》

叶 辛

与其说我是在接触交往中熟识赵福莲的，不如说我是在作品中熟识赵福莲的。

因为在平时的交往和接触中，她很少说话，总是坐在那里，慢慢地喝着咖啡，听着大家讲。是1998年吧，浙江省作协和上海市作协的十几位作家，受宁波市有关领导的邀请，去作采风式的参观访问，几天中我就没听她说过什么。在后来的几次浙江省作协邀请的大型文学采风活动中，我也看到了赵福莲。她还是静静静地跟着大家，碰到了面，也只是微微地朝你笑一笑，不像有些文学青年，忙忙碌碌地拉着著名作家合影留念。因此，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个沉默寡言的女子。后来看到一篇她的作者简介，说她已发表散文、诗歌、小说一千八百余篇，我吓了一跳！第一个感觉是，就她那么一个话不多的人，竟然写了一千八百多篇作品，有没有搞错？把一百八十余篇，误写成一千八百余篇了吧？

后来我读到了她的书，《坐拥一窗缘》、《都市稻草人》、《一路上有你》、《读史札记》、《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千年灵隐》、《安世高大师传》、《黄檗希运大师传》、《法融大师传》、《西溪》、《走读海宁》，等等，细细一数，有小说、散文，还有诗歌，数量果真不少。于是我选一些文章来读，起先她的散文和普通女作家的散文没有多大差别，写一些亲情、友情，谈一谈家庭子女。赵福莲谈的多是她得意的女儿安安，还有她的喜好种种。后来她写的散文逐渐老到起来。“让文字在她如水般清逸的笔下，去流淌人世间的真情和坦诚。生活本身是琐碎的，琐碎的生活成就了作者笔下



的生命华宴。”印在《一路上有你》这本书封底上的这几句话，还是比较准确地道出了赵福莲散文的意蕴。不过，我更喜欢她的《读史札记》和谈及女人本身的那些文字。《孔子出妻》、《低头一拜屠羊说》，我一边读一边笑，说，她这么个年轻的女子，古时候的事情，怎么了解得就那样清楚呢？后来我知道，她大学里读的是历史专业，毕业后又在图书馆的古籍部搞古籍研究多年，读了好多古书呢。看来，人还是不能仅看貌相，她终究是一个有着浓烈情感的女子。《树·藤·花草和女人》、《女人要不要回家》等等谈及女人的文字，说的虽是社会性的话题，字里行间，其实多少也透出她本人的性情呢。

突然有一天，她写信告诉我，她要写新的长篇小说了，题目就叫《生命里最后一盏灯》，并且在信中附上了小说的内容提要。我一看觉得那意思很好，题旨是能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只不过，她天天要上班，双休日忙着照顾丈夫和女儿，还喜欢弹古筝。说起古筝来，常常是一反常态，话题是热热的，仿佛那古筝比文学更占据她的心。她有时间写长篇小说么？谁知半年过后，长篇小说写出来了！我问她是什么时间写的，她说都是晚间写的，一般写到半夜十二点过后，写的兴致上来了，就忘了时间，时常写到下半夜二三点钟，有几回不知不觉地就熬过了通宵。天哪，她还真有一股拼劲！

真是不容易。她说，写作长篇小说的日子，她就生活在小说中那个水月岛水月村的环境里，心情随着女主人公水竹的命运沉浮起伏。水竹忧郁她忧郁，水竹欢乐她欢乐，水竹生病她竟然也病了……我心里说，如此投入，也是十分的难得了。这样写作，已经不仅仅是在靠文字取暖，靠文字驱赶偶尔生出的寂寞，而是把身心都贴在文学上了。

我是喜欢她这部长篇小说的。但愿读者朋友们也都能喜欢赵福莲的这部小说。

是为序。

2006年12月下旬于上海寓所

生命里那一盏灯

——序赵福莲新作《生命里最后一盏灯》

储福金

赵福莲在桃花岛的海边购置了一套房子。

虽然拥着西子湖的杭州具有天堂的美称，赵福莲还是心念念地要去桃花岛住上一段日子，在那里，可以洗褪掉城市的喧嚣与人世的烦恼。

抱膝坐在岛边的山头上，身后是葱郁的树草，眼前是海与天。蓝与青，远与宽，都调和成无边的一色。飞落到海面上的鸥，又斜着飞去天空，仿佛成了天与海的连线。

看日出日落，看云舒云卷，心中一片空，一片明，似乎不沾染什么。

待到夜黑了，起身下走，往自己的二层小楼而去。四周草影、树影、林影、山影，都成了朦朦胧胧层层叠叠的剪影，深着的，浅着的，深浅都融成明暗的轮廓，晚来风带着凉意，传着隐隐的海浪的拍打声。

人生与岁月，都一般的蒙蒙而又空空，沉沉而又邈邈。忽见一盏灯，恍如一个浮着的念头，微红地亮在漫天漫地的岛影之中。一时收步，让那点灯火完全印入心境中，活泼泼地跳闪着。于是，灯便是活动的岛，岛便是沉静的海，海便是无穷无尽的天地，天地便是独自的“我”。

于是，赵福莲写了这部长篇小说《生命里最后一盏灯》：一个渔家女子的生，一个渔家女子的命，生与命的意义其实是不同的，却都那么简明；一个渔家女子的爱，一个渔家女子的恨，爱与



恨的程度完全是不同的,却都那么平实。生活与爱恨,都由一个渔家女子折射出去,展开了一个海岛的生活。生离死别,婚嫁情爱,是现实的,是沉重的,是生动的,是多彩的:下海捕渔前的祭拜仪式,传讯海难后的哭海场面,大婚迎娶、代人订亲的风俗,偷情欢爱、族规严惩的习惯。仪式场面,风俗习惯,自是渔岛生活的独特,又呈现着一个完整的人世。有善良,有凶恶;有懦弱,有狠毒;有真诚,有欺诈;有慈爱,有忤逆;有觉悟,有沉溺;有悲,有喜;有歌,有哀……

一花便如一方自然,一人便如一个世界。

赵福莲曾经写过几本禅宗高僧传记式的小说,其间,尽现禅意幽远。而这一部长篇小说写的却是普通底层人的人生,那么具体,那么实在,通篇透着意蕴深远的人生哲理。

其实,禅境本来便是平常的,活泼的。

2003年12月4日于南京寓所

第一章

初秋的午后,阳光弱了起来,树上的蝉鸣仿佛也失去了夏日的高亢与精神,叫得有些温软,有些缠绵,缠绵得让人怀疑蝉是否正在怀春?

张水竹坐在一面模糊且有裂缝的镜子前,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如桃花初开的脸,心底里泛起一种从未有过的甜蜜感。这是十六年来,她第一次因幸福而脸红,眼睛里也因这第一次生出的幸福感而漾动着脉脉的情意,这情意当然是暗暗地对一个男人而生的。

三个月前,陆家媒婆登门为她说亲,对象是舟山水月岛水月村的一个年轻后生,姓李,名叫海生,比她大四岁,据说家境很不错,有两间楼屋,是独生儿子,人也生得十分亮堂。嫂子一听,忙说:“好好好,这么好的人家哪里去找!”当时,她在一旁听了心里没底,都说“十个媒婆九个谎”,谁知对方是丑是俊是好是坏呢!婚姻大事理该慎重,岂能草率了事?她知道嫂子早就嫌她了,巴不得她早点出嫁,所以,不管丁啊卯的,一口就应允了。

好在订亲那天,媒婆带着海生来了。他们提来大包小包的订亲礼,外加两条大黄鱼。一进门,媒婆就笑着说:“快把黄鱼摆起来。”水竹的哥哥水根把黄鱼摆在桌上。媒婆说:“摆错了,摆错了,鱼头倒过来,要朝着男方家摆!”

水竹知道,这是老规矩了,鱼头朝着男方家摆的意思,就是要女方一心一意,在男方家落脚生根。

海生背对着水竹坐在一条长凳子上,从背后看过去,他长得



虎背熊腰，高大魁伟。水竹心里想：可千万别像我的好朋友槭树子那样嫁个豁嘴巴呀！心里担心着，又不敢大了胆子走过去看，只得忍着性子，在一旁时不时地偷偷张一眼。

好不容易熬到吃中饭的时候，水竹终于看到海生了。海生就坐在她的对面，一看他的面孔出人意料的好看，她的脸就红起来了，烧起来了。她连忙低下头，捧着饭碗却不知如何动筷子。

媒婆眼毒，放肆地笑起来说：“啊哟哟，你们看，你们看，水竹的脸红得像红烧螃蟹了。看样子，她是喜欢海生的。”又转头问海生：“海生啊，你喜不喜欢水竹啊？”

海生的脸也红了起来，深深地看了水竹一眼，接着又看了她一眼，狠着劲点头说：“喜欢的！”在海生的眼里，水竹是一朵出水的芙蓉、出尘的莲花，漂亮极了。

确实，整个村子就数水竹长得水灵，大她两岁的槭树子也长得不俗，但性格比她粗野一些。槭树子原名张水花，因她性格急躁，所以村里人都叫她“槭树子”。槭树是一种很难近身的植物，人只要一碰上它，全身就会出现红疹子，又痒又痛，且一时治愈不了。

水竹吃完一碗饭，海生站起来要为她添一碗。水竹说：“这怎么好意思，我自己来。”海生就去夺她手里的碗，水竹不肯，两人你夺我抢的，碰着了手。水竹像触了电一般放开了手。海生充满柔情地看了她一眼，站起来去盛饭，盛回来后放在她的面前，回到座位坐下时，又忍不住看了水竹一眼，发现水竹也在看他。两人便各自红了脸，低头吃饭。

媒婆说：“啊哟喂，看看，这小两口头一次见面就你恩我爱嘞！”这时，水根坐在一旁厚道地笑着。

水竹的嫂子吃空了碗，让水根去添一碗饭，他迟迟疑疑地磨蹭着不起身。水竹的嫂子骂一句：“死鬼，你看人家海生多会体贴人，媳妇儿还没过门呢，就懂得这样疼人了！”

水根说：“你要是还没过门，我也给你盛饭去！”水竹的嫂子

气得差点噎着，顺了顺气，说：“快去吧你！”水根很不情愿地去盛饭。

那天，海生临走时，趁着旁边没人，悄悄地看着水竹，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像是深切的同情，又似深深的眷恋，还含着一种无声的叹息与无奈，但更多的还是青年男女钟情以后的兴奋与荡漾。海生的这种神情，在水竹看来，是一种从心底里生出来的满意，嘴里没说一句话，一双眼却把什么话都说了。水竹心里是明白的，虽然面对着他无声无息，心里面却有万语千言，本想说上一两句，只因媒婆的声音响在屋外，他们马上分开了。

此刻，水竹坐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若三月桃花，又想起媒婆说过的一句话：“嫁人，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她喜欢这句话。她第一次投胎投得不好，生在海岛，三岁时失去父亲，五岁时又死了母亲，是哥哥既当爹又当娘又当兄长地把她拉扯大的。可自从嫂子进门后，她的好日子便没有了。哥哥一向疼她疼惯了，稍微对她好一点，嫂子就看不顺眼，夹枪带棒地总要说一些难听的话。平日里，她做死做活，也看不到嫂子的一张好脸色。每天晚上，她躺在床上，腰酸背痛，骨头散了架似的，唤爹喊娘都无济于事，第二天一早起来照样干活。苦日子好像没有尽头，每天望着白茫茫的海面，她深叹一口气浅叹一口气，叹来叹去还是老样子。比她大一些的女伴都嫁走了，但传回来的消息没有一个是好的。海岛的女人能有几个命好的呢！不是老公出海打鱼死了，就是老公赌博喝酒打老婆。跟她最要好的槭树子早在一年前就嫁给了水月岛水月村的长发。长发倒是个老实人，可惜是个豁嘴巴，对着你一说话，唾沫珠子飞出来，溅你一脸。加上他那一副墨黑的牙齿，让人想起烧饭的锅底。

想到这里，水竹暗自庆幸自己找了个好老公。她打心眼里喜欢海生。他不光相貌长得好，人也细致，连眼睛看人的神态都同别人不一样。他的目光就像温柔的海风，把她的心吹得像海



水一样一浪一浪的,至今仍在她心里荡漾着。水竹想:她第一次投坏了胎,第二次总算是投对了!

转眼间就到了迎亲那一天。

按舟山各岛的风俗,女人出嫁,都得穿戴凤冠霞帔。据说宋代的康王南逃到舟山时,有一位海岛上的姑娘救了他,他说等他回宫坐稳龙椅之后,就把这位姑娘封为正宫娘娘,还说到时派人来迎接她时,要她在门口悬挂布幔为号。小姑娘一高兴,把这事跟娘说了;娘一高兴,把这事跟邻居说了;邻居一高兴,把这事跟乡亲们说了。康王派人来接时,家家户户门口都悬挂起布幔,根本分不清哪家的姑娘是康王的恩人。为了感谢这位姑娘,康王下了道圣旨:所有舟山海岛的姑娘出嫁时都按公主出嫁的规格,穿戴凤冠霞帔,还要坐花轿。海岛人虽穷,但姑娘出嫁时,凤冠霞帔还是要备一套的,花轿也是要坐的,这毕竟是姑娘在娘家穿的最后一套衣服了呀!坐花轿也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奢侈。

水竹的嫂子生性吝啬,舍不得为水竹张罗一套凤冠霞帔,只是草草地替她做了两套新衣服。水竹并不计较这些,在她想来,嫁了像海生这么好的丈夫,比一百套凤冠霞帔都要强。俗话不是说了么:好女不穿娘家衣!只要她和海生好,什么衣服没得穿?她才不稀罕什么凤冠霞帔呢!村里的女子出嫁时,都是穿了凤冠霞帔去的,但又有几个得到了娘娘一般的幸福?这种东西都是空的,她有海生就够了。水竹的心因兴奋而一直“咚咚咚”地跳着,表面上却装作忧心忡忡的样子。堕民嫂早早地来为她梳洗打扮了,先替她仔仔细细地绞了面,施好粉,盘好头,穿好新嫁衣坐在床沿上等着。过了一会儿,阿梅、阿娟等几个伴娘也都先后到了,她们围坐在水竹的旁边随意说笑。

水竹的面容愁云惨雾,心里却阳光灿烂。她忘不了海生看她时那种触电一般的感觉,那种感觉使人晕晕眩眩,迷迷醉醉,看得她有如花朵怒放在枝头,有如船儿行走在海里。

“彩船到了,彩船到了!彩船已在码头候着了!”不知谁在